

融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助力传统文化出海

山海有灵,豫园灯会点亮两座时尚之都

■本报记者 宣晶

夜幕降临,上海豫园,九曲桥畔,游人如织。万里之外的法国巴黎,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城市公园“巴黎风情园”内,一场“法国豫园灯会”亦盛大举行。日前,“吉祥龙”灯组在巴黎首次亮相,庆祝中法文化旅游年活动正式开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园灯会首次“出海”之旅,“魔都”与“花都”梦幻联动,同频共振。此次灯会以“山海有灵”为主题,与“山海友邻”谐音,寓意中法两国即使相隔山海,始终友谊长存。

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豫园灯会融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文化,为参观者展现了一幅如梦似幻的上古东方画卷。灯会对东方生活美学的生动诠释,通过“文化出海”的全新形式,在潜移默化中让世界聆听中国故事,感知东方文化之美。

重现“神话”旖旎景致, 展中华文化极致魅力

红色锦鲤腾空跃出水面,演绎“鱼跃龙门”的奇景;七彩龙马与神兽白鹿优雅站立,梦幻感十足的飘带随风起舞;山峦与祥云之间,旋转飞舞着金色巨鲲……“神话世界”陡然降临“巴黎风情园”,让这座始建于19世纪的园林充满了奇幻光影。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自2023年12月15日起,来自中国上海豫园灯会的60架大型灯组、2000余盏华灯落地法兰西,向海外游客呈现一个璀璨炫目的中国奇幻世界。

“生肖龙”是法国豫园灯会的主角之一,带有龙元素的雕塑、绘画、服饰随处可见,中国新年的喜庆与年味浓郁地升腾起来。“龙灯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当地参观者刚走进灯会入口,就被巨大的双龙灯组震撼。园中以龙为主题的大型灯组尤为抢眼,神龙腾空而起,遨游于天际,“登者化龙”将美好祝福洒向参观者。

法国豫园灯会不仅展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元素符号,还深度提炼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典籍《山海经》。鲲、应龙、文鳐鱼、青鱼等神兽为灯会增添奇幻色彩,神兽“触胸”将中华神话的灵动底蕴传递到世界。“我一直对中国的古代神话很感兴趣,在巴黎看到那么多惟妙惟肖的神兽彩灯,实在太棒啦!”法国人路易带着一家四口来到灯会,“看完灯



法国豫园灯会融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文化,为参观者展现了一幅如梦似幻的上古东方画卷。(主办方供图)

展,我很想到中国旅游,真正了解广博的中国文化。”

与东方物灵美妙邂逅, 用创新形式唤醒传统文化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莫问今夕是何年。在夜晚的巴黎,游人经历着与中国美好文化物灵的美妙邂逅。在流光溢彩的灯组中,由新媒体艺术家林俊廷创作的《鎏莹》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运用数字技术,创作者让“九鱼图”与中国灯笼(竹龙)共同嬉戏在埃菲尔铁塔上空,营造既古典轻盈、又悠远超然的美学意境。“数字金鱼”灵动游弋着,翩翩多姿、锦鳞闪烁的样态十分讨喜,“金玉”谐音的吉祥名字更寓意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投身“前沿艺术”20多年,林俊廷冀望用创新形式唤醒并守护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科技和艺术是笔与画的关系,新媒体艺术创作不是为了炫技。”林俊廷认为,创作者必须打破对科技的“迷信”,深耕自身文化内涵,存蓄作品创作的养分,

增加作品创作的深度和厚度。“技法应服务于想法,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艺术作品的高度、维度和广度。”

林俊廷探寻艺术的脚步横跨东西南北,最终选择把家和工作室落脚在上海,海派文化与国际视野让他的作品更具辨识度。在此次法国豫园灯会中,他还受邀创作了自己的首件AIGC作品——在豫园意象的背景中,中式塔楼与埃菲尔铁塔进行着样态转换。“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60年为‘一甲子’,是很重要的年份。”林俊廷介绍说,这件作品既展现中法融合的友好情谊,亦体现两国的文化厚度。“我们用创新科技与艺术设计的手法,诠释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让观众自然而然产生美好联想。”

科技催生文化新表达, 新技术与花灯交相辉映

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在豫园赏灯,感受年味,其实就是感受这座城市的丰富历史积淀、底蕴深厚的文脉。如今,法国豫园灯会点亮巴黎之夜,以绚丽光影奏响新春序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传承东方美学的重要载体。灯会通过裸眼3D数字巨屏、AR技术、H5导览等技术手段与装置设计,为参观者展现了超越时空的东方画卷。

多家数字内容合作伙伴积极携手法国豫园灯会,共同创作一系列数字演绎作品,让“传统文化+虚拟科技+数字艺术”同台演绎。“裸眼3D特效”数字巨屏化身《奇幻之书》,让观众透过现代化、数字化的中国风貌,沉浸式体验华夏神话的奇幻世界。游客扫描现场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游弋的神兽,并可与它们合影。

除了AR灯组演绎之外,参观者还可以通过H5导览,跟随着在线地图,跃入另一个奇幻的“山海世界”。龙马、白鹿、青鸾等奇兽“神兽”跨越书卷,生动展现在人们眼前。H5导览程序提供了图文版的灯组介绍,并搭配中英法三种语言,让参观者轻松纵览“东方上古神话世界”的光怪陆离,体验华夏神话的极致魅力。

文化与科技的共生,无疑将催生数字文化新表达。法国豫园灯会向世界呈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同时让海外民众更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本报记者 李婷

“太幸运了,没想到会成为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一位观众,特展图录更是意外之喜。”从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手中接过“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签名图录,褚晓波开心不已。提前一周抢到首日预约门票的她,昨天上午提前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东馆门外。

中午12时,北门口入口处蜿蜒的队伍开始动起来,随着首批观众有条不紊地安检入场,上博东馆迈出“开放三部曲”第一步。中国古代青铜馆率先试开放,从夏晚期到清中期3600年间的500余件展品齐聚一堂,呈现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陈列。“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同步揭幕,集结363件文物,向公众全面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和来龙去脉。据统计,昨天12时至17时,上博东馆共接待观众5000名,各项设施运行平稳。

首个特展呈现祖先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本来计划今年或明年去四川看三星堆,现在来到‘家门口’了。做上海人,蛮有福气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一楼展厅入口处,穿着汉服来看展的宋悦和冯靓“有备而来”。为了和展品的年代靠近,宋悦特意租了一套战国袍,还特意梳了复原款的发髻并化了配套的妆。两人进入展厅,直奔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坑的金面具。第一次见到过去只在纪录片中看到的实物,还可以近距离观看轻薄面具上的精细纹饰;而一旁中心展柜陈列的硕大青铜面具,竟然与金面具出土自同一个地方。“三四千年前,生产工具还不是那么发达,我们的祖先就能做出这么细腻和雄伟的东西,想象力、创造力太令人震撼了。”冯靓说。

“妈妈,这是什么?”指着展柜中的一排玉璋,7岁的淘淘好奇地问道。一旁的孙琳洁连忙打开智能语音导览设备,让儿子戴上耳机听讲解。当天早上,母子俩从无锡特意坐高铁赶过来。儿子喜欢听历史故事、看历史类的书,孙琳洁为此关注了多家博物馆的公众号。看到“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推送,她调好闹钟,卡着点预约到了首日门票。“看完这个展览我们还要去看中国古代青铜馆,准备一直待到闭馆再回去。”

常展常新的基本陈列藏着不少巧思

到了上博东馆,带着三个儿子来观展的刘女士首先来到中国古代青铜馆,租好了AR眼镜智能导览设备。三个儿子凑在一起来博物馆参观不容易,她给他们各自安排了“任务”:大儿子根据宣传册寻找提供AR讲解的文物,二儿子戴眼镜看讲解,复述给哥哥听,说话间,小儿子指着“解”字让妈妈解释用途。“小朋友对识字很感兴趣。青铜器相关的生字很多,这一次馆方细心地标注了拼音,再也不用担心在博物馆念不出文物名字。”

“虽然是常设展,但是常展常新。”资深文博爱好者郭女士注意到,与之前相比,中国古代青铜馆最新的陈列改建藏着不少巧思。比如春秋时期的子仲姜盘是上博的明星藏品,盘内装饰有浮雕、立雕的鱼、龟、蛙、水鸟等水生生物,且每个圆雕动物都能旋转,颇为玄妙。在东馆,它与西周晚期齐侯匜陈列在同一展柜内。两者虽然时代不同,功能却是配套的:齐侯匜盛水供人洗手,子仲姜盘则用以承接流下来的水,受到水流冲击时,盘内水禽鱼便会旋转。“了解了用途,想象当年古人使用它的场景,画面感会很强。”令不少细心观众惊喜的还有展柜全部采用低反玻璃,拍照基本不会反光,文物的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同行的陆先生则对展览板块内容调整很感兴趣。“最大变化是更新期青铜器,以前是按照器物类型陈列,现在按区域重新整合,分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草原文化等,可以看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对照着对面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一起看,能够很直观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元,文化自信感油然而生。”

“为了赶在龙年春节前为观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我们所有的员工和参建单位连续加班加班加点,终于在北方的农历小年如期开放上博东馆。”褚晓波透露,回应观众的参观需求,也营造良好的新春氛围,上博东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间延时开放到21点(20点停止入场,周二闭馆),上博人民广场馆则准备了龙年迎春展等特色活动,让大家在博物馆度过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氛围的中国年。

上博东馆迈出『开放三部曲』第一步

启用首日五小时接待五千名观众,各项设施运行平稳

央视首播网络剧备案剧集,这部抗战剧将民族大义一点一滴渗透进诙谐表层

《狗剩快跑》:审慎地守住“喜剧”边界

■本报记者 王彦

疾驰一夜,天光放亮,众人才发觉,六匹马上只剩了五人。奔暗投明的路上,那个冒牌王毛、真名狗剩的年轻人又跑了。对他而言,理想信念暂时抵不过攒钱、盖房、娶杏儿的人生目标。

没有大规模宣传,也没有大场面叙事,拿着网络剧发行许可证的《狗剩快跑》在央视八套和视频平台播出了。假如说,它的初始看点不外乎主演里包含一批喜剧网综里为观众熟识的面孔,那么助力这部抗战剧突围圈,决定其口碑的关键恰也在“喜剧”二字。

中国人民14年抗战艰苦卓绝。长久以来,相关题材是国产剧创作的重要一支,也是经受过观众挑剔最多的一支。清历史本源、正文艺视听,同时还能以精工的制作、广泛的情侣引导人们勿忘历史——对于沉重严肃的大题材,观众的若干品评标准里,“幽默”从来不是必选项。正因为,当剧中又一次旭日东升,小人物狗剩第一个在新四军某连的操场上站得笔直,弹幕里飘过“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那一刻,观众可以确认:民族大义正一点一滴渗透进诙谐的表层,这部抗战剧审慎地守住了“喜剧”边界。

平民喜剧的手法刻画小人物成长

《狗剩快跑》改编自小成本抗战电影《我不是王毛》。剧本由原片的编剧李海江执笔,王新军执导,讲述抗战时期豫东农村的青年狗剩三次参军两当逃兵,但最后在真正的革命队伍中觉醒,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与传统抗战剧不同,新作里很少有炮火连天的场面,也不见典型的英雄叙事,而是从内容到风格悉数“接地气”。主创尝试用平民喜剧的手法刻画小人物成长,以平常又朴素的人生追求去解答民族危难之际普通人的家国大义何以点燃。

故事的主角有多不起眼,名字“狗



助力《狗剩快跑》突围,决定其口碑的关键在“喜剧”二字。图为该剧剧照。

剩”已透出底牌。他是王家捡来的孩子,人生理想就是赚大洋、盖房子、娶王家的闺女杏儿。那天,当王家傻儿子王毛被写到了国民军的征兵名单上,狗剩为报养母恩情、也为赚那入伍的几块大洋,自告奋勇冒名王毛当了兵。有点小聪明的狗剩发现了当兵挣钱这桩“生意”的漏洞,于是,他稀里糊涂又接二连三开始了“当兵体验卡”。

从军的狗剩依然是那个望着月亮思念姑娘的青年。《狗剩快跑》不急于塑造改变,而是慢慢铺陈他在军营的见闻。一进军营,狗剩为保命仓皇逃离战场。跑回家后阴差阳错领到的身故营营长虽然荒唐,但亲眼见战友倒在面前,亲身体会顷刻间身边血流成河,让他对战争、对侵略第一次有了直感。二进军营,队伍一夜之间改制成“和平建国军”,狗剩虽没勇气对天降奸奸身份说“不”,可在战场上听到新四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时,悄然把枪口压低一寸。一心一意攒钱娶妻的狗剩没有因为当了兵就精神升华、格局打开,是他亲身经历的生死和他遇见的人、听到的话,在不经意间唤醒青年内心深处

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

第三次却也是头一回,狗剩以自己的本名入了伍,没领到他预想的大洋。但正是从“自愿报名、保家卫国”的新四军,他知道了何为纪律、何为军人、何为家国。观众便也从朴实无华的“攒钱娶妻”人之常情开始,以己度人地一步步认同狗剩的觉醒。

由窄向的视野层层深入历史肌理

跟随狗剩的步履,主创从乡村到军营,从国民党军队到共产党的新四军,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用或诙谐或热血或悲壮的笔触一一勾勒。

狗剩有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干娘,也有个不怎么待他的干爹,小心翼翼活着的机灵劲与老实耿直和谐地交织在他身上。同样是捡来的孤儿,宋玉桃在德高望重、铁骨铮铮的“辫子爷”呵护下长大,姑娘满腔热血爱国情但行事鲁莽且任性。“情敌”杨三为人自私霸道,可危难之际,他留存了人心深处本真的正义感……这是狗剩和他的乡亲们,一个

个面目清晰,有可亲可爱也有可笑可恨之处。

但与清晰的人的塑造相比,《狗剩快跑》的宏大背景却显得模糊不少。故事里的狗剩和他的乡亲们,更无法从宏观的历史和地理中感知,自己正遭遇的日军侵华,是一段何等沉重的民族记忆。就像狗剩二次参军,当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唐玉龙看重其思想年轻人讲讲什么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时,狗剩若无其事地回,“行,给你个机会”。也像日军在“伪军”协助下堂而皇之进村后,小翠、王毛等人半梦半醒、半推半就间和侵略者合了影……直到至亲莫名倒在血泊中,直到先觉醒的“辫子爷”慷慨赴死,底层的苦难大众方才明白国破之痛。

捡来的孤儿狗剩也好,世代安居一隅的老王集村民也罢,在那个民生凋敝的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有生,无所谓魏晋”。剧集前半部分的荒诞、夸张、黑色幽默,既是由方言与喜剧缔造的节奏感,对生活中细节琐碎里的人际观察;也由一众喜剧演员松弛自如的表演实现,但对视野之狭隘、民智之未开的陈述,创作者是审慎、克制的。

过往难计其数的抗战影视作品里,电影《三毛从军记》《举起手来!》、电视剧《地下交通站》《民兵葛二蛋》等算是抗战大主题下的风格少数派。小人物叠加喜剧元素的抗战故事之所以不多,是由于喜剧类型和沉重题材的天然相悖,是极大难题。喜头悲尾固然是种解决方案,但真正避免沉痛的故事娱乐化、严肃的历史被消解,还取决于创作者能否穿透荒诞的表层,拍出对家与国、战争与和平充满悲悯的洞察。

从这一层面讲,《狗剩快跑》的底线就在于对这群命运如浮萍如草芥的底层人物描摹上。创作者从他们窄向的视野开始,一层层深入历史的肌理,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那漫长的14年抗战中,我们的同胞是怎样从一盘散沙到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了抵御外侮的篇章。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联手浦东美术馆——

国内迎来迄今最全面的超现实主义展览“百年狂想”

■本报记者 范昕

龙虾形“电话”,玻璃面“鸟箱”,趴在地面的雕塑,长出尾巴的沙发……穿行于昨天正式亮相浦东美术馆的开年大展“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会与形形色色脑洞大开的艺术作品相遇。人们或许并不能确切分辨作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但很难不被作品中澎湃的想象力所感染。这股创作浪潮,竟然始自百年前诞生的超现实主义。

今年恰逢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100周年,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将百余件馆藏带到上海,促成这一中国迄今最全面的超现实主义展览。这些作品囊括超现实主义的多位奠基人和先锋大师,如萨尔瓦多·达利、雷尼·马格利特、马克斯·恩斯特、胡安·米罗、利奥诺拉·卡林顿、多萝西娅·坦宁等。所有展品皆为初次在国内展出,以绘画、雕塑、拓印、拼贴、摄影、手稿和书籍等多种媒介形式交织呈现,展现布勒东所言的“震慑人心之美”。

超现实主义指的其实并不是一种风格。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当代艺术馆馆长西蒙·格罗姆坦言,“超越现实”可谓超现实主义的表面意思,其灵感来自梦境、非理性、无意识和想象的世界。“它让我们能够做梦,想象尚不存在的世界,因而对人类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20世纪的先锋艺术中,超现实主义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的影响最大,涵盖了电影、时尚、文学和广告等各个领域。”

展览让人们看到,基于各自不同的经验与偏好,超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表现各有千秋。胡安·米罗的画俨然视觉版本的自动化写作,往往是在出神状态下的即兴涂鸦,此次展览集中了四幅。创作于1925年的《加

泰罗尼亚农民的头像》,是米罗代表作之一,以简约的形式表达了自已对泰罗尼亚农民血统的自豪。同他另一幅画作《母性》一样,米罗将人物的形象化为传统的红色加泰罗尼亚帽、两只眼睛和一把胡子,通过十字相交的线条构成,展现精神深度与图像简约之间的独特平衡。作品名称只是米罗给看画者的建议,他的画同样鼓励不一样的想象。

雷尼·马格利特以其独特的写实手法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例如,《险恶的天气》是以夸张手法画下看到的三朵云,《魔镜》用一面普通的手持镜照见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神秘联系。马格利特对通过如米罗般“自动”的手法进入梦境兴趣不大,他更喜欢探索不和谐乃至令人不安的梦境世界,常常以如基里科般一板一眼的现实主义风格进行绘画,让看似平淡的绘画方式与所绘的非凡之物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红色展台上的一只白色龙虾形老式电话,可谓展览中最为吸睛的一件作品。这是萨尔瓦多·达利的《龙虾电话》,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通过改变日常物品,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恰为典型的“辅助现实”。1938年初,达利曾用一只真的龙虾制作龙虾电话。同年7月,他又用石膏为了一位英国赞助人的住宅制作了真能使用的龙虾电话,石膏龙虾与电话听筒完全贴合,这件作品便是其中一件。

通过这次合作,苏格兰国立美术馆与浦东美术馆致力于将超现实主义的精髓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促使艺术与文化在跨国交流合作中迸发出新的火花。展览不仅是对超现实主义的完整梳理,更通过超现实主义大师们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期待点燃当下观众的想象力,探讨100岁的超现实主义如何在今天获得更多共鸣。